



### 捡干锅

□ 于东兴

少时野外捕鱼,最狂野最有诱惑力的是淘鱼。在荒野拾柴打草时,留心那些水草稀疏且未被人淘过的野沟。定下目标后,约好伙伴,择日带上挖锹、脸盆等器具,一同前往。来到地阶,看好地势,每十米左右搭一道埝,将水沟截为几段。挖泥搭埝,靠岸处可直接用锹甩去,铁锹伸不到埝头了,就要有一人跳进沟中,将另一人挖下来的泥块抱到水中,从沟底往上搭。搭好头道埝,再搭第二道、第三道……全都搭好后,两人一拨,用脸盆或泼斗从第一道埝里往埝外淘水,累了,换班淘。当沟里的水只剩尺八深时,鱼们开始乱撞乱跳,浑水中可见一道道游动的水线错乱交织。又是一阵猛淘,往上蹦跳的鱼越来越多,有的大鱼几个跳跃,就蹦到沟外的草窠里。沟里的水继续减少,看得见大鱼小鱼都仰头张嘴喘息。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领头的一声令下,伙伴们接连跳进沟里,先逃仰头喝水的大鱼。鱼在水中的力量大得惊人,几条半尺长的鲫鱼,往来奔突,就搅得泥水四溅,几个人合力,方可围而捉之。最能闹腾的是黑鱼,两条不算大的黑鱼,就能搅翻半沟浑水。两手刚攥住,那家伙一个“蹦蹿”,就溅得你满身满脸泥浆,甚至把你打个趔趄。

大伙泥土脸地逮了一阵之后,就用抄网筛子往复抄捞,待到埝里的鱼捞得差不多了,再将二道埝扒开一个口子,放水进来,开口处截好小网。水流平衡不再流动时,堵上口子,接着淘水,然后又是一番追南逐北,手逮网抄。这样一节倒一节,半天下来,逮几十斤鱼不在话下。

若所选水沟不长,只搭一两道埝,淘干为止,而后“捡干锅”。哈,捡干锅,那是多么让人欢呼雀跃的时刻!

几个伙伴分鱼,亦是绝对公平。先将鱼按人分成几等份,每份大小均衡搭配。然后用长短草棍做“勾”,用抽勾的方法确定归属。“不患寡而患不均”,孔老夫子这一公平分配的古老准则,维系了孩子们的皆大欢喜。

## 浅说《滦州火神庙香灯会碑记》

□ 李智勇



近日,我与中国民俗学会会员、河北省民俗学会会长助理李连君老师在微信上闲聊,李老师向我展示了他最近收藏的一幅石碑拓片,碑题《滦州火神庙香灯会碑记》,这短短十个字一下子引发了我的兴趣。

我连忙拿起手边的光绪《滦州志》,查阅卷十《建置志》的《坛庙》一节,在“火神庙”这一条目下不见任何碑文记载,因此我马上断定这一碑记的发现足以弥补《滦州志》史料的遗漏缺失,也为我们研究滦州的历史和民俗提供了新的资料。

听到我的论断后,李老师大方地把拓片拍成图片发过来让我研究,通过仔细辨认并与李老师在电话中比对,我对碑文记录整理并标点如下:

滦州火神庙香灯会碑记

《说卦传》曰:离为火,为日。南方之卦也。盖日出乎东方而望乎南,故滦治东南有火神庙焉,其祠亦不知创于何代也。《孟子》曰:民非水火不能活。乃火德之济民也久矣。闻之故老云:明季用兵之际,神常降灵感佑滦民,使得安枕无虞,是火德之庇深民又若有独至焉。是康熙辛亥善士韩君新其庙宇,金碧辉煌,迄今三十余年。兹有居民荣等敛财结社,修葺香灯,上供神灵之棲止,下资住持之焚修。倾盆聚沙,均舒处衷,是善念之激发,似亦不可泯没者。用托短章,勒诸片石,以垂悠久,是为记。时康熙肆拾贰年,岁次癸未,七月望日立。

碑文很短,意思也较浅显,试解释如下:《说卦传》中说,八卦中的离卦是火,是太阳,在方位上属于南方。因为

居民组织大家收取钱财结社,设置了香灯会,宗旨就是对上可以供给修缮火神祠的经费,对下可以资助祠中道士修行的日常费用。香灯会的成员们尽自己所能,聚少成多,合理使用这些经费,这是大家心中激发出的修善的信念,似乎也不应该被后人忘掉吧。因此写下这篇短文,刻在石碑上,以期待永久流传,就有了这篇记录。时间是康熙四十二年,也就是农历癸未年(公元1703年),七月十五日立此碑。

碑文中提到的“香灯会”是一个民间祭神修善的自发性群众团体组织,而非通常大家所熟知的庙会。光绪《滦州志》中明确记载,滦州地区的火神庙一共有五处,一处在城外东南角,一处在康庄社税务庄,一处在崇本屯蒋家泡,一处在榛子镇街北,一处在稻地镇。除了稻地镇火神庙每年的正月二十九举行庙会以外,其他四处火神庙都没有庙会。

香灯会,一般也称作香会,滦州火神庙香灯会就是以滦州城外东南角的火神庙为活动中心的组织,这座火神庙正是会众们慷慨捐资、施舍田地的对象。会首应该是姓荣,会众没有固定人数,主体为男性,每年按月轮值,义务在庙前挂灯照明,确保庙内的灯火长明,为信徒提供一片洁净之地。

这篇《滦州火神庙香灯会碑记》的拓片宽四十五厘米,高九十五厘米,周围边框宽五厘米,刻有卷草纹,很显然是碑阳的拓片,理论上碑阴应该有香灯会的会众题名,乃至碑文撰写者以及书写者和石匠的名字,可惜我们并未发现碑阴拓片。因此,受资料所限,我们无法得知更多滦州

火神庙香灯会的具体细节,如组织规模、架构、人员构成等,但这一点并不影响其作为重要文化遗产的地位。

《滦州火神庙香灯会碑记》的存在,不仅证实了清朝前期香会组织的活跃,更突显了佛教与道教在滦州地区的影响力,以及两者与民间信仰的融合共生。从侧面反映出了滦州地区社会的多元化与开放性,以及民众自发组织能力的强大。香灯会在维护地方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成为连接社区内外的重要纽带,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稳定。

透过这块小小的石碑拓片,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与文化生态。它不仅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更是一座沟通古今的桥梁,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触摸那些曾经鲜活的人物与故事,感知那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未来,通过对这类文物的持续发掘与研究,必将为我们还原更多关于滦州地区社会变迁与文化演进的细节,丰富我们对滦州地区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

总之,《滦州火神庙香灯会碑记》作为一块稀有的实物证据,其价值远远超出文字本身的范畴,它是我们认识滦州地区清代民间信仰、社会习俗与人文情怀的重要窗口。在历史的长河中,它静默无言,却以独有的方式诉说着那些已被遗忘的故事,等待着有心之人前来倾听。

《滦州火神庙香灯会碑记》如同穿越时空的使者,携带着三百年前的故事来到现代,它不仅增补了《滦州志》中的史料空缺,更为研究滦州地区清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民俗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呈现出一幅细腻多彩的民生百态图景。

### 旺地修志谱新篇

□ 孙福立

一直以来,我把史志类的书籍作为工具书,与《辞海》《辞源》等放在一起,《李八厥村志》却置于案头随手可取的位置,因为时常要翻看。不像其他工具书现用现找,而是作为启智洞心的经典书籍,随时阅读,汲取营养。该书图文并茂、资料翔实、文字流畅、通俗易懂,是一部融知识性、资料性和科学性于一体的志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实用价值。

盛世编史,旺地修志。《李八厥村志》是曹妃甸区第一部公开出版发行的村庄志书,历经数载艰辛编纂,凝结着几代人的乡愁情结和精神图腾,是旷古空前、彪炳千秋的盛事,领风气之先,担使命之任,建时代之功。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李八厥村志》客观记述了该村440多年生生不息的发展历史和演进过程,先民胼手胝足、锲而不舍,今人砥砺奋进、开拓创新,昔日的不毛之地,成为文明富庶的鱼米之乡。

《李八厥村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勾连天人,贯通古今。全面、客观、科学地反映了李八厥村的历史和现状,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诸层面,是一部赓续文脉、鉴往开来的地方文献。遵循修志原则,详今略古,对村庄事件的记述因事制宜追溯到事物的发端,尊重史实、梳理过往,提供历史镜鉴。在此基础上,把重点放在记述现状,采用述、记、志、传、谱(家谱)、图、表、录诸体并用,语言严谨、朴实、简洁,全景式记述了李八厥村的自然环境、人口状况、村庄建设、党务政务、体制沿革、生活习俗、民间技艺、民间传说和方言谚语等各个方面,可称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的村庄百科全书。

物换星移,沧海桑田。编写村庄志,挖掘特色文化印记,传承独有创业基因,在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发史鉴今、资政育人方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传达对未来新农村建设的期盼和希冀。既承载厚重的前尘往事,又衔接美好的发展愿景,是惠及当代、泽被千秋的精神文明工程,彰显当代人的责任担当和使命达成。

村志是弘扬传统、传承历史、热爱家乡的乡土教材,是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的思想动力,也为辅政教化、凝心聚力提供宝贵的精神支撑。只有全面而透彻地认识过去,才能深刻又正确地把握现在,进而全面且科学地驾驭未来。读《李八厥村志》,从心灵深处唤醒家乡情愫,从中领悟世代传承的生命基因和文化符号。

读史明智,彰往昭来,进一步知渊源、明操守、图变革、求发展。从这方面来说,《李八厥村志》非常及时、十分必要,为村庄、为农场、为整个社会做了一件意义非凡且功德无量的大事。

“年近七旬寻根溯源遍访四方乡贤,历时十载见微知著终成一村史志”。这是2020年12月李润生先生著作《话说李八厥》出版之际,曹妃甸区文化学者李克东先生的赠言。38万字的《话说李八厥》,为家乡写史,为村庄立传,纵向记述了李八厥村庄的发展演进历程。该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后,作者李润生却深感“意犹未尽”,总觉得仍大有文章可做,于是,他把目光放远,眼界拓宽,最终用村志的方式,横到边竖到底,写出家乡故土的前世今生,包罗万象且真实可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后人的检验。作者靠着文化信仰的支撑,以时代担当和家族责任为动力,克服身体多病的困扰,精益求精、殚精竭虑,终于完成宿愿般的神圣使命。

《李八厥村志》如一面旗帜,引领区域乃至更大范围的史志类著作不断问世,必将迎来百花齐放的文艺复兴。不负盛世持笔笔,旺地修志谱新篇。

## 百年启新的“马”雕塑

□ 王春明

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启新水泥有限公司,为弘扬企业的“马”牌形象,在各个历史时期,修建过以“龙马”“跃进马”和“奔腾马”为主题的雕塑,这些标志性景观,随着城市的变迁而消失不见。如今,百年启新的“马”雕塑,也渐渐在老唐山人的记忆中消失了。

据史料记载,1889年(光绪十五年),为解决国内水泥需求,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奉命创办了唐山细棉土厂,烧制水泥,开辟了中国用水泥代替白灰的新时代。

1906年11月,滦州矿务局总经理周学熙奏报清政府批准,募集白银100万两,引进国外机械旋窑等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始建新厂一座,1907年7月,新厂定名为“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于1908年1月建成投产,水泥商标以“龙马负太极图”为记,简称“马牌”。

当年的启新公司东门口非常气派,有形似塔状的四个门墩,中间两个门墩上,各放置有一座“龙马”雕塑,寓意马牌水泥的标志,彰显龙马精神,可谓点睛之笔。

1958年,启新公司工人为表达“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和斗志,将“龙马负太极图”商标图案,改成飞腾的“跃进马”,注册商标仍为“马牌”。

1962年,启新公司的隶属,由中央重工业部改为国家建材部,前公私合营的“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名称,更改为“启新水泥厂”。

上世纪60年代,笔者曾帮家里到启新水泥厂买过水泥、拉过白灰。那时的东大门口,门楣上还有繁体大字“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虽已历经沧桑,却不失风采。尤其是门墩上的两座“龙马”雕塑,格外引人注目。

1966年8月,启新水泥厂改名为“唐山东方红水泥厂”,商标也改称为“东方红牌”,可能因为水泥产品的新商标与厂名相重,1967年1月1日,启新

水泥厂又注册“旭日牌”商标。至此,历史悠久的著名“马牌”商标被停用,广东大门口上的两个龙马雕塑也被拆毁。

后来,因“旭日牌”商标知名度低,影响了水泥出口。为此,1973年11月,水泥厂注销了“旭日牌”商标,重新启用了“马牌”商标。1979年11月,厂名恢复为启新水泥厂。这之后,在启新水泥厂南门的办公区域的花园中,修建了大型的“跃进马”水泥雕塑,一匹骏马飞越在云朵之上,寓意着启新“马牌”水泥的新生。

1986年,启新水泥厂决定拆除跃进马的水泥雕塑,重建“奔腾马”雕塑。这次的拆除,引来人们的质疑。笔者曾采访过唐山矿务局公司凤凰装潢公司一名负责人,他曾参与“奔腾马”雕塑的重建,据他的介绍,原雕塑因设计考虑不周,造成“马牌”商标图案的齿轮缺失,无法完整体现启新“马牌”商标特征。所以决定拆除重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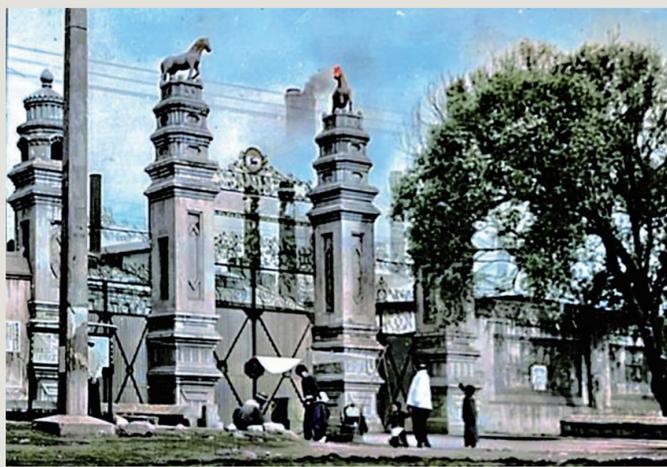
奔腾马雕塑的设计者,为启新水泥厂俱乐部美工田顺。他在设计时,把原雕塑马身下的云朵造型,改成了齿轮造型,达到了与“马牌”商标高度一致;马的造型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显示出健硕与俊美的特点。

1986年5月,唐山矿务局公司的凤凰装潢公司承揽了“奔腾马”雕塑的工程,此雕塑为玻璃钢材质。他们接到“奔腾马”雕塑的设计小样后,马上组织雕塑人员放大泥塑,塑造完工后,用石膏翻成阴模,再由唐山矿务局公司玻璃钢厂负责制作成型。

1986年9月,新“奔腾马”雕塑完工后,由启新水泥厂于1986年底重新立在南门的办公楼前面。

2008年6月,为贯彻市委、市政府“退二进三”的发展战略和生态城市建设规划。启新水泥有限公司(冀东水泥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停产搬迁。

2011年,启新水泥有限公司迁至古冶区,改称“唐山冀东启新水泥公司”。



停用了“马牌”水泥商标,改用冀东水泥集团“盾石牌”牌商标,启新的标志性景观新“奔腾马”雕塑被拆除。

如今,启新水泥有限公司的旧址,已改建成1889文化创意产业园,这里

诞生了中国首个水泥工业博物馆。旅游园新建的缩小版“奔腾马”雕塑和仿建的东大门口上的“龙马”雕塑,向人们传达了启新昔日的辉煌过往。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